



## 行者

我是一个喜欢不断前进的人，不喜欢漫无目的地等待，喜欢把工作做到极致，追求完美。做了十年的文案工作，一直忙忙碌碌，很少有时间出来行走。近来因为工作变动，我总要走过一条长长的路。走在路旁的人行道上，眼看着路旁繁忙的人，有的在急忙赶路，有的在焦急等待，比起奔流不息的汽车和人群，在相对运动下，我好像是停滞的。这时，突然感觉做一个旁观者真好，胸中充满了自由感。抬头仰望天空的时候，白天自然没有康德所说的深邃繁星，淡蓝色的天空还是那么广阔，你在它面前，无比渺小，任何烦心的事，它都能装得下。大脑，完全放空了，也不再感到心灵的劳累。看着树荫里透过的阳光，一缕一缕落在地面上，像极了童话的世界。那条路不很长，但也不短。走到中间时，发现前也茫茫，后也茫茫，一眼望不到头。我的起点已然不见，我的终点却又遥遥无期，人突然有点心慌了：为什么选择走在这条路上，而不是安安静静坐在办公室里呢？

我本是一个爱静的人。喜欢看书、看心爱的电影，更喜欢坐在床上发呆。走到这条路上生出几多想法：时间长了，会不

会很累呢？会不会不适应呢？可是转念一想，既然已经选择走在路上，那就一直往前走，多看看路上的美和别样的风情吧。又走了一段，全身暖和了，越走越有劲了，发现行走起来也不错，怪不得有人调查说，走路是一项能让人愉悦的活动，心里也畅快了，担心也少了很多，还真有点羡慕那些整天走南闯北的人了，见多识广不说，还能运动运动锻炼身体。就像电影《七月和安生》里面讲的一样。换一条路，虽有未知的恐惧，但也会有一个别样的人生。可是如果，如果一直坐在那儿，坐在一眼就能望到人生边际的办公室里，生活难免失去活力。

走在路上，虽然我也在急匆匆地走向终点，但在路上却有了不同的、别样的心境。回头望去，风景历历在目，向前望去，一条路连接着另一条路，路与路交叉纵横，路的前路，更是通向远方，一路漫漫，望不到尽头。人生之路又该如何度过呢？如何真的生过、活过？换一条路，也意味着换了一种新的活法，不要停下来，少一点犹豫和彷徨，一直前行吧，人生的趣味会更多！

(董海波 淮阳县委宣传部)

## 追忆



虽然幼年时的事过去了很久，但偶有闲暇，那些经历恍如发生在昨日，又跳上我的心头，清晰而甜美。

那时我们放学后最大的乐事就是几个发小一起割草，猛割一阵草，草多了就跳到篮子里踩踩，草少了就轻轻放进去，用手把青草弄蓬松，看起来很满的样子。富余的时间就是疯到别人家的瓜果田里，几个小伙伴左挑右拣，吃得津津有味。当时几乎家家都会种点时令果蔬，方便自己也“方便”了我们割草的小疯子。

感觉那时的月亮又大又圆，月光皎洁如白昼，晚上我们最大的乐趣就是捉迷藏，边疯跑边高喊“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”“锻炼身体，保卫祖国”，家长一遍又一遍喊着“该回家睡觉了”，仍然玩兴未尽，极不情愿地回家，倒头就进入甜甜梦乡。

记得镇上大礼堂刚盖好之时，学校组织徒步去看电影，这让我们这群大大小小的孩子欢喜得不行，叽叽喳喳，浩荡徒步十多公里，第一次看到那么豪华气派的礼堂，顿时精神无比，当时《妈妈，再爱我一次》是很轰动、很有影响力的，演员演得也很投入，拍得也好，我们也随着剧情哭得一塌糊涂，特别是片中的歌，大家边哭边跟唱，我清楚地记得，看了那部电影之后大家都无师自通学会了唱那首《世上只有妈妈好》。我们都深深感觉到有妈妈是如此幸福，在妈妈的怀抱里我们真的幸福无比，有妈就是幸福，这份感觉会伴随我们直到永远！

时光一去不复返了，童年里那些美好会伴随我们直到永远！  
(蓝冰 江苏省常熟市)

## 回首大唐

读美国人写的《世界，一部历史》，觉得还算中肯。然而，作者记述唐朝的部分标题居然是“中国的复苏及复苏的限度”，让初读者不禁有些不平。盛如大唐，居然只是对中华民族“有限”的复苏？

可后来，我发现我对唐朝的本来印象实在是好得离谱了。翻翻《新唐书》，仅在列帝的本纪中就能不断看到“寇犯”、“战败”一类的字眼，一时愕然，不免想到：传说中的“大唐”就是这么个不断吃败仗的朝代吗？胜败乃兵家常事，其他中原王朝也没少吃败仗，但那是在危乱、疲敝之时，或是文人政治之下，可唐朝居然在文治武功的几段盛世期间也频繁在边境上失利，而每次来“犯”的“寇”大多居然是毫发无伤地裹卷了财物扬长而去，大有反客为主之势。长久的愕然。这真是创造了李白、杜甫的那个诗与花的时代吗？

我不得不重新审视那本《世界，一部历史》了，它写得其实到位。长安居于唐王朝的国土正中，王朝前期，拥兵在内，外部空虚，有敌来犯，往往要从内地派兵驰援。后来各地军事长官权力扩大，又开始拥兵自重，边防稳定了，安史之乱却接踵而至，生生摧毁了盛世巅峰的唐王朝。莫非这就是那个傲视罗马城的长安、傲视古罗马的大唐？

这就是那个大唐，那令我们自豪的时代。

自豪在长安，自豪在最浪漫不过的诗与花时代。

“九天阊阖开宫殿，万国衣冠拜冕旒”，长安何其盛。

“俱怀逸兴壮思飞，欲上青天揽明月”，长安何其壮。

长安甚至不怕“诋毁”，任人写出“最是一年春好处，绝胜烟柳满皇都”的文句，还常年咏唱。

长安聚集了欧亚大陆的各国来客。落日余晖的拜占庭帝国与萨珊波斯帝国、欣欣向荣的印度、草原上的突厥与回鹘、隔海而望的日本……这些国家的人民平日里可能不相往来，甚至相互仇视，可一来到长安，马上成了和气的友人。友人们也带来自己的文化，并将它们与古老的华夏文明相交融，极大拓展了唐人的眼界与心胸。

来客醉心于长安，唐同样喜爱他们。唐朝妇女开放豪爽，好穿男装——女性中甚至流行奇异的波斯服饰，流行异族的马球运动；唐诗自天上来，把后世文人逼得词穷句尽，不得不在词、曲方面开辟新的文学天地。而奔放的诗人、快活的女郎们也乐于把一天的思索或驰骋归结于胡姬酒肆，醉在异国风光。

东亚、东南亚乃至南亚、中亚各国至今还流传着来自中国的传说，受着唐文化的影响；欧洲人则永远向往着中国。这向往开始于马可·波罗之前，开始于充斥着诗与花的大唐，开始于牡丹一样的长安。

其实，那些喧宾夺主的寇犯们、各国历尽艰辛只为一览长安尊荣的使者们，乃至强蛮的安禄山在内，都是向往着大唐，羡慕着大唐啊。

而长安以其广阔的胸怀无私地接纳了他们，“唐”这个字，在各国成了中华的象征，引起外界对国人的一切臧否，继续着它的包容。

我渐渐懂得了西安的霓虹大厦为何能与城市的古韵完美融合。那里有的是大唐的包容带来的无限的静谧与雍容。

登上古城墙，放眼四望，不禁高呼：“看古都只在西安！”

在牡丹花锦簇的西安，不禁想起了大唐，想起了古往今来的诗与花。

(胥淳方 太康县第一高级中学 201 班)

## 瑞雪迎新春

节后的漫天飞雪，让农家的房舍、树木、庄稼冰清玉洁，真可用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形容。

迎春的雪，在大红灯笼的映衬下，洋洋洒洒，落在每一个角落。透视每一片雪花，眺望雪光中的山川草木，像吟唱一支迎春的欢歌。

小草在雪与阳光的交谈中变绿。形已枯朽的干枝、黯然神伤的落叶、独自唱歌的小溪……也在瑞雪的怀抱里、春风的吹拂下，迎接那一抹处女的晨曦。

习习的春风吹拂在脸上，听那悠然的落雪声响，谁能不被引入诗人的灵感？那平铺在地上，躺在房顶上、攀在树枝上的雪花，像白色的地毯，像银色的棉被，像晶莹的冰花，格外耀眼亮丽。踏着春雪，听着孩子们悠扬的歌声，大人们爽朗的笑声，到耳边时，已经不单是歌声笑声，而是混着微风和河水的密语了。被白雪覆盖的土地到处洋溢着母性的魅力，让我感受到一种特有的、春天般的温暖。新春的钟声响亮、明静，与广袤的雪野组成一曲催人的交响。

春天，要用耕耘实现崭新的希冀，要用劳动兑现曾经的梦想。不论你身上带着多少流浪的票根，还得把自己的寻觅交给汽笛，不管你有多少理由享受春暖花开，还需要接受生命周而复始的考验。

(王银华 商水北极星学校)



《百姓写手》稿件请投至电子邮箱：zkwbbxxs@163.com，以不超过800字为宜。